京津冀协同发展·城之变 ①

近年来，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持续开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这一过程也改变着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城市风貌。本栏目选取有特点的疏解转移进行报道，看看这些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此篇刊发河北永清承接北京服装批发产业发生的故事。

建起“云裳小镇”、浙商新城，承接北京服装批发市场转移

永清“服装买卖”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张玉宇

从北京南四环驱车沿京台高速南行，约30分钟车程就来到位于京台高速永清第一出口处的云裳小镇。

蓝天绿树映衬下，一座座银灰色外观、造型呈飘带状的建筑群让人眼前一亮，时尚感扑面而来。

“这里是河北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北京产业转移而专门建设的服饰特色小镇，是一个集创新创意创业、生态生产生活和宜居宜业宜游于一体的服饰产业链型特色小镇。”云裳小镇投资商、北京京都联合商业有限公司总裁赵晓东对记者说。

顾客在云裳小镇的家居产品展示厅参观。　（资料图片）

沙荒地变身时尚小镇

“服装产业的繁荣必须依托消费市场，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地处京津雄金三角核心位置，距离天安门45公里，距北京新机场、首都环线高速不到10公里，具有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我们非常看好这里的发展。”北京嘉宝莱商贸公司总经理胡公荣说，该公司在云裳小镇的商铺刚刚举办了开业仪式。

记者了解到，云裳小镇项目所在地，3年前还是一片沙荒地。如今已完成投资27亿元，一期建筑面积51.8万平方米的云裳商贸城顺利建成。目前，正式签约北京服装商户1060家，其中880家正在装修，215家开张营业，累计利税超1亿元。

一个传统农业县建起服饰特色小镇，既是市场自发选择的结果，更离不开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共同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为云裳小镇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北京服装产业何处去，云裳小镇给出了极具竞争力的答案，即政府出政策、出土地，企业出规划、出资金。

在京冀两地政府的引导下，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和大红门12家服装批发主力商家携手成立的“市场联盟”——永清京都商业有限公司应运而生。2015年12月18日，北京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大红门疏解办分别与永清县政府就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合作举行了签约仪式，拉开了永清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转移的大幕。由公司投资300亿元在永清建设的“云裳小镇”项目也在同日奠基。

与此同时，毗邻云裳小镇，由永清县与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合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一规划、分块实施”模式建设的永清浙商新城快速推进，目前已签约北京外迁服装生产企业670家，建成和在建服装企业超过100家，与云裳小镇形成了服装生产与商贸物流相衔接的产业链。

除了转移更是升级

实施非首都功能转移，不仅仅是一转一移的单纯搬迁，更需要在搬迁中壮大，在转移中升级。伴随着经营空间的扩大、经营环境的改善，云裳小镇和永清浙商新城为北京外迁落户的众多服装企业及商户提供了难得的产业升级机会，一个以商贸促工业、以工业促商贸的集创意设计、服装服饰加工、商贸会展于一体的产业链在这块土地上快速形成。

北京汉氏金牛纺织品商行老板钟志香把位于北京木樨园的店铺关闭，搬到了云裳小镇。“我并不是简单改换经营地点，而是打造企业升级版。我要把深圳的设计师引到这里，搞私人定制的高端产品。”钟志香指了指身上有几何图案的真丝长裙：“这件衣服是某意大利品牌，价值6000元，贵就贵在面料和上面的印花图案。我们要做的就是这类高附加值的产品。”

“搬到永清，我家已经不只是做原来的服装面料批发生意了，我现在成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工作室，开始生产自己设计的服饰产品，我想在服装设计方向开辟新天地，把家里的生意做得更大。”作为一名年轻的“创二代”，祖籍浙江温州的陆德彬先后在加拿大、韩国学习服装设计，家族企业嘉雪隆纺织从北京搬迁落户永清后，陆德彬学成回国，信心满满地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划。

云裳小镇的定位是传统服饰产业升级换代与互联网新经济模式融合、面向全球和未来的服饰特色小镇。“这里规划了6大板块，其中一个核心板块是云裳服饰双创园。这个园将创建‘设计师创意部落’和‘定制创业群落’。”北京京都联合商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宋涧响介绍。

在2018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云裳小镇与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签约，携手打造“云裳小镇—云裳服饰智能中心”。该项目致力于打造服饰信息资源平台、服饰研究开发平台和服饰成果推广平台，将成为定期发布服饰潮流信息的专业会展中心。

宋涧响指着云裳小镇的规划沙盘说，接下来，云裳小镇将利用永定河故道的历史文脉和地理风貌，建设古今服饰风格辉映、中西服饰形式对比、VR虚拟定制与实景观赏体验相结合的服饰文化博览园，建成以服饰文化为主题的3A级旅游景区，成为风格独特的观赏购物体验型旅游乐园。

让从业人员安居乐业

“我们这里商铺装修用的都是高档建材，因房子产权是自己的，自然舍得花钱装修。”站在自家宽敞明亮、装修时尚的新商铺大厅里，张艳坤笑得十分灿烂。双旺家居的张艳坤在北京大红门经营家居面料生意18年，每年租金就需要80多万元。去年她投资近千万元，在云裳小镇购置了1400平方米的商铺，“今后永清就是我的家了。”张艳坤说。

安居才能乐业。“云裳小镇规划之初就确定了产城融合的发展模式，坚持以服饰为核心主题，在‘宜居宜业宜游’的特色小镇核心发展原则和自由贸易、时尚潮流、创意创业、观赏体验等特色产业丰富性元素的主导下，推动‘产、城、人、文’四位一体融合发展，为破解空间资源瓶颈、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人居环境、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全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路径。”赵晓东介绍，云裳小镇将建设学校、星级酒店、影剧院、永定河公园、运动场馆和居住区等配套设施，可吸纳5万余人在此居住创业。

“永清是个好地方，我准备扎下根来干服装。”北京服装面辅料行业协会会长卓方招不仅在云裳小镇购买了2000平方米的商铺，还在距离云裳小镇10分钟车程的永清浙商新城建起了占地24亩的服装生产厂房，形成了上下游完整的产业链。

与卓方招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盈珂服饰总经理陈炳柳，他在永清浙商新城投资1亿元建起服装厂，雇用300余名工人。“目前在这里建厂的服装企业有100多家，外来人口不少于1万人。每天晚上，到各家工厂店购物休闲的人络绎不绝。”陈炳柳说。

中国服装协会秘书长焦培表示，云裳小镇和永清浙商新城的成功打造将使永清增加不少于10万的外来务工人口，成为京津冀地区服饰产业的核心基地和中国服饰走向世界的发展高地。

京津冀城市群南部地区或再添引擎

石家庄启动中央商务区建设

本报记者　许红洲

近日，石家庄市中央商务区推介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标志着石家庄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正式启动。以此为突破口，石家庄开启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南部地区战略崛起重要引擎和辐射中心的新征程。

中央商务区（CBD）是大城市主要商务活动进行的地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中枢。“石家庄中央商务区将一面融合城市中央商务区金融与商业高地，一面传承城市历史文脉，将打造成为城市记忆与现代产业交融、彰显时代特色的省会城市新地标。”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邢国辉在推介会上表示。

石家庄中央商务区地处城市一环核心，总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拓展区和风貌提升区。目前启动的是率先建设的核心区，主要分为商务金融北区、历史文化区、精品会展区、商务金融南区4大区域。核心区将推行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充分贯彻“人性化、智能化、生态化、特色化”的理念，统筹生产、生活、生态3大布局，大力吸引高端商务、高端产业入驻，充分落实产业引领的规划运营理念。

“核心区地上新建建筑面积约164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办公建筑占比高达70%，连同商业建筑、公共服务建筑，都将成为强化CBD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公共服务升级的重要载体空间。”石家庄市副市长姜阳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CBD的布局方案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先进城市中央商务区的规划建设经验，统筹考虑了区域交通组织、建筑布局、公共开放空间设置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CBD规划布局还将重点彰显城市记忆与现代产业的和谐交融。CBD规划区域是石家庄近代文化的起源地和新旧文化交融的核心地带，周边众多金融保险和省级企业总部已经形成产业发展基础。

“因此，商务金融南区、北区规划为高端产业集聚的商务金融、企业总部办公区，而在历史文化区内，正太饭店和大石桥等极具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将全部保留，与新建筑编织重组，融合文化创意、艺术展览、旅游休闲等业态，打造成为彰显城市文化魅力的活力中心。”姜阳说。

对于石家庄CBD的布局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郭允冲给予充分肯定：“石家庄因铁路建市，现在中央商务区布局于铁路沿线，将有力带动老城区的大改造、大调整、大开发，从而调整区域布局、推动产业升级、重塑城市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块充满活力的发展热土，石家庄正日益成为优势加速释放、活力竞相迸发、商机充分显现的创业高地。继北京中央商务区、天津中央商务区之后，石家庄中央商务区是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又一个中央商务区，它的启动建设吸引了许多来自京、津以及其他地区的商业机构、企业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

“核心区部分地块在今年底即具备启动运作的条件，我们将在开发模式、政策扶持等方面进行机制和服务创新，在执行层面加快推进和落实。”姜阳表示。

大城小事

城市公共管理不能“慢作为”

□　张忠德

近年来，井盖缺失伤人的事件屡见不鲜，类似的如线缆裸露、线杆断裂等设施破损现象在一些城镇也是屡屡出现，甚至群众反映后仍无相关部门维修，有的一拖就是几个月。

据报道，前不久某地就发现70余处破损设施，不少市民反映，每次经过这些设施时总是提心吊胆。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真要等到酿成悲剧，才会有人出面管理吗？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不仅凸显出当前城市管理的隐患，也反映出管理者应对破损设施的“慢作为”。

在城市管理的运行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由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导致问题“无人认领”，或者职能交叉、涉及多个部门互相推诿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需多部门联动，但如果相关部门一味地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不及时维护处置，就会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不便，甚至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

其实，多一些安全意识，少一些懒政思想，这些问题处理起来就不会很难。为此，城市管理部门应建立健全日常巡查工作机制，制定“代整治”工作制度，对存在安全隐患、不能及时找到责任单位，且财政预算未安排或其他经费渠道也难以解决的城市管理问题，由相关部门先行处理，保障市民的生活不受影响后，再寻找责任单位进行交接。比如，数字城管中心接到信息采集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诸如井盖破损丢失等问题后，若与多家管线单位联系并到现场勘查，了解其属于无法查清产权或责任主体的“无主井”，就可启动“代整治”，由市政设施管理部门对这一无主设施进行修复，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体现在城市建设、城市环境、市民幸福感等诸多方面，其中公共设施管理是不可忽视的一环。一根电线杆是否安全、一个无盖井有没有人管，都体现出一座城市的文明风貌，也影响着市民生活的便利与安全。因此，城市建设管理应当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入手，立行立改、着手补缺，并推出相应的兜底措施，填补城市管理“空白”，创建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

成长坐标

广东龙川

传承文脉　创建名城

本报记者　马洪超摄影报道

广东河源市龙川县位于东江、韩江上游，东连梅州，西靠韶关，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置县历史，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龙川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国家3A级景区、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佗城，有国家3A级旅游风景区、广东7大名山之一的霍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五兴龙苏维埃政府旧址，上世纪40年代文化大营救行动中作为重要中转站的老隆福建会馆也得到很好地保护。龙川客家文化源远流长，民间文艺品类众多，如客家山歌、木偶戏、马灯、上灯、龙川杂技等。据介绍，今年上半年，龙川县接待旅游人数228.59万人次，旅游收入18.8亿元。

按照《龙川县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方案（2018—2020年）》，龙川已启动实施文物保护单位升级、佗城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和控规、文物古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一镇一品牌”文化建设、文化旅游产业龙头企业培育、文化惠民工程等。龙川县力争在2020年通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核验收。

游客正在佗城景区品尝越王井井水，该井挖掘于秦朝时期，历史悠久。

龙川老隆福建会馆远近闻名，已被列为广东省党史教育基地。

龙川木偶戏表演精彩纷呈。

执行主编　王薇薇　责任编辑　秦文竹
联系邮箱　jjrbcs@163.com